

佛山通济桥 50 年代历史环境

崔衡晋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DOI:10.12238/bd.v8i2.4123

[摘要] 今日行通济的活动可谓人尽皆知。得益于各界的放大宣传,佛山周边地区的人在正月十六前的几天,都纷纷过来体验其中的乐趣。笔者近年采访若干住通济桥附近的垂虹老村民,忆述70年前通济桥周边的环境。同时串联民国以来的历史资料,总结反思近代行通济的一些风俗。本文着重描述20世纪50年代,通济桥周边的历史环境(如无特别提示,文章描述默认时间为20世纪50年代),希望能引起更立体地了解行通济的背景。

[关键词] 行通济; 通济桥; 20世纪50年代; 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round Tongji Bridge in Foshan in the 1950s.

Hengjin Cui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Abstract] Today, the activities of "Xing Tong Ji" are well known to all. Thanks to the extensive publicity from all walks of life, people from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Foshan have come to experience the fun in the days leading up to the 16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interviewed several elderly villagers living near Tongji Bridge in "Chuihong," recalling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ongji Bridge 70 years ago. At the same time, connecting historical data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reflects on some customs of modern "Xing Tong Ji."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round Tongji Bridge in the 1950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the article defaults to the 1950s), hoping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ckground of "Xing Tong Ji."

[Key words] Xing Tong Ji; Tongji Bridge; 1950s; customs and culture

引言

佛山行通济的活动在近十年人气持续飙升。想把行通济变成国家级非遗项目是佛山政府长期的愿望。在达成愿望前,不少学者也开始研究通济桥的建桥历史,和考证行通济源流,包括行通济的仪式内容等等,少数当地学者结合自身经历,描述行通济在现代化的变化,取得不少的成果。笔者也是当地人,多年来对佛山历史文化有了大致的了解。笔者认为,佛山历史书籍在民国以前显得相对系统,而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则很零散,缺乏完整的正史书籍。同时,历史的考究往往需要全方位,任何年代都值得纪录。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佛山经历日本入侵、建国、“大跃进”、文化运动等多场变革,城市街道、建筑均有极大的变化。若忽略这个年代,很多在今日看来的面貌,就变得无法解释。通济桥的变迁,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旧照片上的通济桥,是怎样瓦解的?周边的环节是怎样变成今日的样子?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它经历过什么等等。为此,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向本土老人询问其中的变迁细节。因为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到今

日可能还健在。他们对10—20岁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也就是说,他们具备谈论20世纪50年代经历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佛山尚未经历大型的城市化改造。保有城市原貌、乡村风情,地名街道河流能够与典籍互为匹配,印证的工作相对容易。当然,口述史最大问题是,本土居民记不清,记错了,或没有印象等等。所以,笔者要做几重工作。一,需要多番印证,同一个人作多次采访。二,采访多几个人,看看能否互相印证。三,寻找历史地图和文献,来试图印证居民的记忆。四,寻找文史专家来审视口述史的内容。本次采访,笔者采访熟悉通济桥的原住民,他们都亲眼见过旧照片上的通济桥,对本次考究极有帮助,也对新中国成立初佛山历史地理的呈现,有极大的意义。

1 通济桥周边代表性建筑

1.1 南济观音庙、牌坊

笔者在近三年,有幸认识一些垂虹村的原住民。通过采访与文献的印证,试图整理通济桥建国初的面貌。发现除标志性建筑,20世纪50年代通济桥周边的街道河道面貌与民国的景观基

本相符，也大致符合现代通济桥附近街道的脉络。其中，南济观音庙在50年代以前已经被拆，牌坊、通运社、茶亭则在20世纪60年代皆被拆除。南济观音庙位于金鱼街到上桥位置，东面骑楼街一带，主要满足人民求子的祈愿。据垂虹村的老居民回忆，通济桥的牌坊极其宏伟秀丽。历史照片的牌坊有点像祖庙的古洛牌坊，并无镂空。陶塑公仔、灰塑、浮雕壁画，一应俱全。牌坊有三个门洞，一大两小，小的门洞呈圆拱形。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牌坊上，陶塑公仔等突出的造型明显缺失。笔者猜测很可能与20世纪3-40年代的日军入侵有关。牌坊上刻有对联和石刻，刻有垂虹二字。在牌坊拆除后，村民们把石刻保留下来，最终陈列在村居委外面。这石刻没有落款，但却是如假包换的真文物。

1.2 茶亭

今日通济桥虽然重建，但位置与朝向是与民国时期相仿。牌坊是在上桥位置之前。站在牌坊前，通往普兰二路的内街，它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宝丰社街巷，沿里面直走，可达茶亭。村民称这一带为：花基。这里街道下沉，与历史环境相符。这一边靠近佛山涌边但没有基围，整体地势低于桥面。与对岸基围形成鲜明的对比。沿内街直走，可至今日的金湖酒店，民国时称为长寿坊。普兰二路23号一带，大致便是昔日茶亭的位置。据老街坊回忆，茶亭壮丽华美，一层，有巨大的柱子承托。但完全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园林亭子。茶亭体型庞大，一边是墙壁，一边是四条大柱子。墙壁上刻有捐款建亭者的名字。茶亭骑在花基主道之上，中间能通人，并有大型石板步级延伸至佛山涌边。那时这一带多为竹林与池塘。花基对面（御海湾）则是一个较大的排灌站。往同济路方向走便是存院围尾窠。

1.3 火柴厂、通运社

今天通济桥南面六角亭子的位置，是昔日巧明火柴厂彩虹桥牌子的遗址。20世纪30年代，巧明火柴厂从中山公园附近的缸瓦栏搬到此处，但可惜20世纪40年代被日军炸毁。除了巧明火柴厂，其余为农地，村民称之为：高岗。高岗的对面是茶滘基，连绵向南。基围上曾有一个大型的菜市场，吸引四方农家在这里泊船买卖。正因如此，基围边上也有大型的码头。

观音庙、通济桥、通运社是三点一线的地标。通运社位于下桥右边平地一带，对应今日位置约是普澜路25号首层对出空地。笔者采访其中一家人，他们家大门只对通济桥与通运社。他们回忆，那时通运社并无高台，地面灰砂地堂，社公神像高约60cm。神像面朝坐北向南，60年代变成纯空地。但当地人依然不改拜祭的习惯，落桥后遂在空地继续装香祈福、爆仗庆祝。

2 通济桥历史环境

通济桥横跨佛山涌，以往的木质通济桥时常被洪水冲毁，可见此处水流急湍。同时，这里农田密布，村庄众多。在建国后，我国水利工程发展显著，先后在此建立集排水、灌溉、调水、控水多功能于一体的排灌站。

通济桥附近的排灌站分别是：存院围（今日御海湾）的大型排灌站、华远排灌站（又名茶滘窠，现金兰北路三防指挥局水利

局）。它们为佛山涌防洪灌溉。当水太多，就把水排出去，当发生潮汐水退之时，则提前关闭水闸，把水留着。当农田缺水，排灌站可以抽取河道的水，通过管道输送到农田之中。这些功能显然比原始的窠闸先进得多。

有些书籍说佛山涌在20世纪60-70年代也开始淤塞发臭，并连带汾江河发臭的历史，但笔者向垂虹老村民求证却并非如此。佛山涌河水在20世纪70年代依然清澈，当时的小孩在河涌玩水也习以为常。我们看到河涌黑臭那是20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而汾江河发臭的直接原因乃系工厂的过度排污。

3 行通济风俗

3.1 行通济的动机

你如果一边走在现场一边阅读这些环境，一定对通济桥有更立体的认识。行通济，目的就是行大运。它的风俗来由与文化含义，已老生常谈。本文不再重复。只补充3个细节：（1）繁衍祈愿。（2）九出十三归的过度解读。（3）时间节点。

行运与繁衍不同。前文提到南济观音庙，上桥前人们必先到观音庙祈福，以求繁衍愿望，即：添丁发财。传统仪式中，人们挽带根、并夹住利市、三根香烟的生菜过桥，代表宗族繁衍。到今日依然看到少数人会遵循这套仪式。可见，当时行通济的含义更为复杂。

3.2 重新考证俗语九出十三归与古桥的关系

人们从金鱼街上桥，向普澜路下桥，单程不回，与古代一致。通济桥前后的大路均铺有石板。人们总下意识认为：上桥九级下桥十三级的构造，反映九出十三归的意头，是通济桥的传统设计。然而在旧照片上细数，下桥的石级数目并非十三级。亦即：九出十三归的愿景，并没有体现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通济桥结构之上。



文献证实，九出十三归是古代借贷的利率。以当铺为例，9元抵押卖出之物，以13元才能赎回。对于富有商业经验的佛山人来说，九出十三归就顺理成章的变成心理盈利象征，从而演化成发财愿景。往日讲九出十三归，正如今日写挥春“日进斗金”。

2001年的新通济桥才把这个谚语可视化,体现在石级构造上,用意可堪玩味。笔者推测:民国的石桥源于清朝嘉庆,极具代表性。民国两次施工,以修路立碑为主,并未对桥实行施工。如果这个谚语真有如此强大的魔力,那么在它的设计上,断然没有理由放弃“十三”这个石级数。唯一解释,就是这个谚语说归说,不会有人当真。因为九出十三归的利率,到底意味着44%年化利率。现代中国规定民间借贷不超过36%,超出部分将不受法律保护。古代利息一般在30-60%。对于行通济活动,此俗语除了说来图个吉利就别无他意了。挥春能写日进斗金,但你不会要求自己每天都要日进斗金。也不必在九出十三归上大做文章,过度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正月初一至十五,是迎春过年的欢乐时光。元宵节的花灯会是为新春假期画上完满句号。而正月十六,是以往工作、生意、商业、学习起始的日子。可以讲,正月十五是一个结束,正月十六是工作学习的开始,彼此是两个世界。人们挑选十六来行通济,是希望行个运,来年生意兴隆。在今日看来,行通济人数已经超越一般走桥所能承载的分量。

3.3 当时的回程路线

下桥后,地面是先沉后升,因为这里是一座横向的基围。下桥位置的基围陡然隆起,最高处可与桥面齐平。在此人们就要选择回程路线了。要讲回程路线,首先要知道行通济的人口构成。与今日不同,20世纪50年代行通济的人群主要是四乡人和就近的佛山人。既然四乡人与佛山人的回程目的地不同,因此回程路线大致分成两个方向。

首先讲回佛山的路线。下桥后右拐经存院围尾窠(御海湾)跨过佛山涌,再经蜘蛛山(金鱼街与普澜二街交界位)即达普君卫国一带,这是右路。

其次就是回各乡村的路线,这里分“中、左”两个方向。中路直走,经昔日通云大街、通安大街、永安围(20世纪50年代称为桥路尾,今日生菜池方向),就会到达今日流前后门的通济南

街。这条路比较宽阔并且是石板路,将会到达华远村、教子村、绿景村等等。这一点可以在1976年的地图得到验证。因为路面宽阔,也是平时交通工具必然之选。

最后就是左路回程,这部分人走的是茶滘基,直达茶滘窠、华远围排灌站。能够回垂虹村、深村、绿境、华远、南村、南浦等等。

4 结语

垂虹村原住民回忆,初十六当日由白天到夜晚,行通济的人络绎不绝。佛山交通便利后,参与行通济的人越来越多,已成了全民参与的民俗活动。行通济本来是一个祈福的大规模仪式。桥上桥下隐含极多的故事内涵。我们始终不能绕开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它、诠释它。虽然行通济与元宵节一前一后,但活动意味却大相径庭,把它们混为一谈,除了牵强附会,还冲淡二者各自的文化内涵特色。

本文分享20世纪50年代通济桥周边的历史环境,说明除了图个喧闹之外,还有很多周边的内容值得关注。行通济需要在文化角度、历史环境角度看得更广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1]谢中元.地方民俗变迁之深描及其价值启示——评陈恩维著作《地方社会、城市记忆与非遗传承——佛山“行通济”民俗及其变迁》[J].地域文化研究,2020,(05):139-144+156.

[2]申小红.传统的演绎与符号的变迁——以佛山“行通济”为例[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3(06):20-27+49.

[3]陈恩维.记忆之场与地方认同——以佛山“通济桥”为例[J].民族艺术,2018,(01):66-74.

[4]刘蓉.在历史文化丛书读懂佛山[N].佛山日报,2016-11-29(F02).

[5]佛山古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编.佛山记忆,广州出版社,2011-12.